

昨夜星辰

严凯捷



读到《诗经·郑风》里的一对夫妻的对话：“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灿。”意思是说，妻子对丈夫说，鸡叫了。丈夫说天还没亮。妻子说你起床去看看，启明星又高又灿烂。天快亮了。

这记载了的虽然是远古时代的一个片段，却也是我的祖父和祖母经常呈现的生活场景。一个说：天亮啦！另一个应和：嗯，天亮啦！祖父和祖母总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起床。祖母张罗一家人的早饭，祖父去伺弄我家的“动物园”。他俩恪守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之古训。

现在我更应该以一种文化的视角去解读我的祖辈。祖父和祖母生活朴实，惜水惜电惜废物，步调一致地“敝帚自珍”。祖父祖母这一代人，童年正值战火纷飞的岁月，青壮年时又经历种种政治风波和三年困难时期，一步步走向新世纪，在八十多年的风风雨雨里，懂得了向命运挑战和让步，学会了感恩和知足。他们生活得简简单单，却又无比丰饶。他们敬畏自然，勤俭自律，爱幼敬老尊同辈。他们在厨房里做出的是炊烟香味的饭菜，那是味觉嗅觉感受到的最亲近最朴实的家的味道，让我们后辈在离家后，还总能听见归家的招呼。

在我眼里，祖父祖母是贵族的。他们是真正的劳动者，他们有理由炫耀自己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已经是一种诗意的栖居了。他们的日子，是真正的男耕女织，他们拥有温暖的阳光和禅静的庭院。

祖母个子不高，但身板挺直。祖母身上有一种不愿意麻烦别人的平民品性，因此，她自理了一生，雅洁了一生。有太阳的日子，祖母可以不看书，她知道当阳光照到院子中的何处时，可以淘米烧饭了。

祖母虽不知书却达理。夏天的夜空，为我摇扇驱蚊的是我慈爱的祖母。湛蓝的天空中钉满了“银钉”，星星就像小调皮儿。院子中乘凉时，祖母摇着蒲扇，为我们驱蚊，为我们讲故事。那“咕咕咕咕”的声响和草间的蛙鼓和虫鸣，缓缓地展示着悠闲诗意的夏日清凉。

经常断电的童年里，在一盏油灯下，我们姐弟围着桌子写作业。祖母也坐在离我们不远处的桌旁，右手的中指上戴着顶针，紧握针线，左手拿着厚实的鞋底，一针一针扎刺，扎成了一家老小穿的各种型款的布鞋。到了老年，祖母变得固执起来，不合她意，就摆出生气的架势来坚持，小辈们就赶紧顺着她了。眼里的祖母有一种“老小孩”的可爱。

祖父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是村中的“秀才”。世上需要的三样东西是——真、善、美，祖父有精到的见解。祖父总说别把事情做得满满的，满了嫌多，满了嫌浓，满了多事。这是老派人的带有紫檀木味道的智慧。八十高龄时，祖父的头发也还是比较黑的。鬓角上有几绺白发，让人想到雪中的一剪寒梅。祖父有很强的进取心，一点都不暮气沉沉。我从未曾见过祖父像其他老人在阳光下眯缝着眼睛打盹，他即使在晒太阳的时候，也是搬出一把椅子，背对着太阳，或是看着书，或是读着报纸。身旁放着一张小方凳，凳子上放着一杯茶。

祖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料峭里早已经捕捉到春的气息。过完元宵节，他又开始忙活田里的农活。去看看田

里的冬麦返青得如何，并掘深一条条沟壑。他精心遵循农历里的时令，心中有种和收的程序，从不延误。

祖父的雨衣是用棕榈编成的蓑衣，至今还挂在老家西屋的墙上。望着墙上祖父的蓑衣，我发了一会呆。在多雨的江南，祖父曾用它遮挡过多少风雨啊！我看见祖父披着这棕色的蓑衣的身影，在雨中绕田头，堵上田埂上的一个个缺口。

当很多人家放弃“冒炊烟”的时候，我的祖父祖母依然坚守着用老虎灶煮饭。厨房里煤气灶和老虎灶“和平共处”，也算是我老家的一大特色，传统和现代齐头并进。

小时候，我有很多课余时间，就喜欢跟伙伴们窜门，见到谁家院子中的花是自家种的，就会向这家主人讨。每每讨得，就兴高采烈地跑回家种在自家的院子里。祖父和祖母都会帮我一起养护它们。我家院子里种着许多夜来香，祖母称之为“夜开花”。黄昏以后，小小的五个花瓣全都展开，花香弥漫在空气里。

祖父祖母这一代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得总很执著，每一传统佳节都很讲究很认真地过。那种仪式感，至今回想，都让我深深触动，就拿春节前的大扫除——掸尘来说吧。这是对整个家园的一次彻底清扫，哪怕搁置在储藏室里不用的家什，也要统统搬到院子里清洗。花瓶罐罐、锅碗瓢盆、桌椅板凳，还有各种柜子，把整个院子摆得满满当当。我们做孩子的就在其间绕来绕去不亦乐乎！祖母和母亲就打上桶桶井水，一样样地洗去积了一年的灰尘。祖父和父亲则在屋子里忙乎，他俩戴着草帽，拿着长柄的鸡毛掸子，从屋顶的椽子开始由上而下掸灰尘。

每一个传统佳节的仪式铺陈开来，都是虔诚与庄重的。清明节要亲手包艾叶团，端午节必须吃上自家的粽子，中秋节要赏月吃月饼。春节更是有多重礼节，吃年夜饭、分压岁钱、拜岁……一切的仪式里，杂糅着中国文化中的认真、虔诚和礼节。一个人的成长总是受家风所染。孩子们在传统风俗和日常礼数的熏陶间健全了人格。

祖父祖母这一代人成长的世界，节奏还很慢，但行事踏实。生命里能更多地感受到细致的质朴的东西。昨日的风雅总让人在回首中仰视，并永恒地在心底珍藏。如影随形的月月岁岁已然刻在了记忆深处……



总第 5601 期 本版摄影 贝米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习惯了

顾常平

夫妻之间的好多事，一开始是不习惯的，不习惯时总爱吵。但日子一多也就习惯了，习惯了也就不吵了。

如果早饭单位去吃，妻必要我先喝一杯茶再出门。最初我嫌她多事，不听。她就倒了一杯放在我旁边，那就只能喝了。日子一多也就习惯了，就会自己倒一杯水喝。若某天一倒热水瓶里没水，她会说，忘了，忘了，怎么会忘了呢？仿佛是忘了一件什么大事似的，很有几分自责的味道，这就很让人不忍心。

那天阳光灿烂，我喝了杯水正要出门，妻在阳台洗衣服。洗衣机嗡嗡嗡的转得欢，我大声说“走了哦——”然后却又马上走。听她“哦”了一声，又大声地说，“车慢慢开哦——”才如领到了旨似的出门去。一声“车慢慢开哦——”仿佛是我开门、开车的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新的一天，一切都能顺顺当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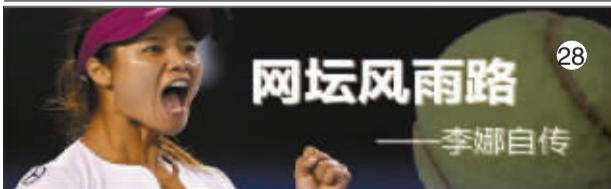
上班时各忙各的，不会专门发一段话去情意绵绵地讨好她，她也不会来讨好我。有事打电话，三话两句，说好就完。但下班办公室门一关，路上就会拿起手机问，“晚上吃什么下饭”。多数的情况下，她会说“随便”。她一向很随便，我煮什么她就吃什么，我的口味就是她的口味。她也从不管下饭的事。但一天下班回家，发现厨房的米缸旁新卧着两个绝大的萝卜，每个三四斤。我大喜。妻说她下班早，见超市的萝卜大得可爱，又便宜得一塌糊涂，就买来两个让我看着玩。她知道我爱萝卜，再多的萝卜都对付得了；腌、酱、蒸、羹、浆，甚或生着吃。有时被萝卜弄糊涂了，我就怀疑自己前生是否是兔子，专做一些扑朔迷离的事。

如天晴，晚饭后必散步。孩子小时，没有散步一说。孩子大了，发现自己的年纪也好像大了。腿脚也没有过去的灵活，脖子也老是发胀，发酸，就逐渐爱上了散步。散步出门前妻会理一下衣服、头发。理完了自己，有时也伸着手来理我，纽扣，衣领，衣下摆，扣一扣，扯一下，拉一把，边弄边唠叨几句。最初的最初我嫌她烦，就先行一步去楼下等。但不行，至楼下、路上，她也必要完成她的规定动作。仿佛不完成这些小动作，她心里就不踏实。那——就随她了。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出门前我会先在那块小方块红垫子上待，仿佛自己天生就是个衣冠不整者一样。

散步回来至自己小区南边的水泥桥，我总要抬起腿来，在不锈钢管的桥栏上压一压腿。散了一通步有了微微的汗，压一下腿缓一阵子再走，既是锻炼，也是休息。最初我爱在桥心压腿，贪风大凉快。但妻却轻轻的拉了我一把，要我到桥边去。妻没说理由，但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怕我站在桥心，会被什么东西给冲一下。我本不理她，但又想她总是要我好，又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就笑着依了她。我压着腿时妻也会傍着我来压腿。不过她的腿要搁在比我低一级的桥栏上，且膝盖高高隆起，站不稳时又会拉着我，把我当根柱用。不一会儿，她就会笑着说吃不消吃不消了，然后放弃。然后就在我旁边，甩甩手，摇摇头，以她自己的方式锻炼。

洗刷刷后钻进被窝，自己塞好被角，眯着眼睡，但心里又似有所待。待妻来掖一下被角。妻每进门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来掖我的被角。初时我嫌她烦，烦她多此一举，但她不管。日子多了，我心也就平了——你要掖，那就让你掖，反正就那么一下，又不会影响我睡觉。但天长日久，待着她的掖竟成了习惯。如时间一长妻还没来掖，心就会莫名的烦起来。待妻进了门，在我颈边轻轻的掖几下被角，我的心才会觉得踏实，觉得一天的工作至此才算完全结束，才可放心地睡了去。

听到过一种说法，说是一户人家，丈夫鼾声大，初时妻睡不着，但习惯后竟至于听不到丈夫鼾声之鼾，那个妻反会睡不着觉了。在别人看来这是变态，但于她，有丈夫之鼾伴着睡却是常态。常态与变态，也就差那么几年，差那么一步。



网坛风雨路

——李娜自传

28

事后我们主动去找相关领导沟通：你们要作什么决定，能不能事先通知我们一声？

沟通的结果是相关领导表态：这次先这样吧，等到全运会肯定还让你俩配混双。我们绝对不会怎么样。

但等到全运会开赛，我们又被分开了。我们心里很不舒服，同样的事情已经出现过一次了，而且还拍着胸脯保证怎样怎样，最后又故技重演。

我们也是人，不是棋盘上的棋子。我和姜山搭档是因为我们球路比较配，而且已经一起磨合了四年。我们对于彼此的技术路线有深入的认识，对彼此的优缺点也都有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当时有报道说：“省队考虑到强强联合把握更大，因此决定拆散李娜和姜山的组合。不过李娜心里却有小算盘，她希望能与男友一起站到冠军领奖台上，以此作为两人感情的纪念。”这真是莫名其妙的说法，我和姜山搭档好几年了，早就一起上过冠军领奖台了。再说，我们的感情也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纪念。

我们觉得难以接受的是队里极其强势地拆散我们的组

合，又不能给出任何理由。为了说服我们接受这样的分组结果，他们许诺说如果我们两对都进决赛，亚军也享受全运会冠军待遇。

我想他们弄错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要的不是待遇，而是尊重。当时我们俩什么都没说就回去了，心却更凉了。那届全运会姜山他们组合得了冠军。我和另一位选手的组合得了季军。但是，我们都没有感到一丝快乐。

从那时起，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了异常。这或许跟我低落的情绪有关系。因为我在有的文章上看到说人思想上的压力和问题，会真实地投射到你的身体上，最终会引起身体的疾病。

听到妈妈说“身体是一辈子的”，我一下子就放松下来，失眠、焦虑都忽然离我而去，多日的阴霾一下子散开，当天晚上我的睡眠就正常了。

当时我们住的是双人间，我和另一个女孩同住。第二天别的队友都去训练了，我就打电话订了从北京回武汉的机票。下午，我拿到了订票公司送来的机票。第三天，我带着早已整理好的行李出了门，打车直奔机场。

走的时候，我写了一张《退役申请》放在宿舍的桌子上，为了表明自己退役的决心，我连球拍都没带走，把拍子端端正正放在写字台上，压着那张《退役申请》。担心被人撞见看出蹊跷，我的行李简单极了，就在随身携带的包包里面放了几件简单的换洗衣物和生活必需品就匆匆离开了。

一回家，我就关掉了手机，不接任何电话。自由的味道可

真好啊！那时姜山已经回到了武汉。2001年全运会结束后，隔了一个月国家队集训，他去国家队跟领导谈话，国家队领导同意他退役，他就回来了。他退役比我还要早半年。

姜山之前的经历比我还要糟糕很多，反反复复被折腾了很多次，强行拆散我们的组合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前他受到的伤害更大。

2002年9月，我们一起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我们本来准备读武汉大学的，可这时湖北省队换了新的领导，原来将我们强行拆开的那个领导调到别的地方了，湖北队的新领导帮我们联系了华中科技大学。当时我们还算湖北队的人，不管我们去哪儿、什么时候走，都要给湖北队一个交代，于是，我们进了华中科技大学。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告别网球之后还能回来。就像现在我也不能判断，两年退役生活对自己到底是好是坏。我在《史蒂夫·乔布斯传》里看到一句话：“你不可能从现在这个点上看到将来；只有回头看去时，才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必须相信，那些点点滴滴，会在你未来的生命里，以某种方式串联起来。”

这话正合我的心境。我想，也许要到我七老八十，完全退出这一行的时候，才能对年轻时的选择作个准确的评价。但在那个时候，我不太会考虑自己退役会带来什么影响，我只想追求充实而自由的生活，我想要遵从自己的意志生活。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丹